



走進畫家霍志釗的人生畫卷

李艷卿

人的一生共有多少天？幸運的話，答案可能是三萬多天。

今天你過得如何？是七彩繽紛或是黯淡無色。人生有如畫卷，每人也手握畫筆，是美、是醜？全決於己。

霍志釗博士，1942年出生於澳門，一位土生土長的澳門人。他被歲月溫柔以待，精神抖擻、意氣風發的他娓娓道來其奮發勵志的人生學習故事。霍先生自小喜歡繪畫，常拿連環圖臨摹，自學成果，畫作栩栩如生、備受賞識，7、8歲時鄰里已請他繪畫觀音像以作供奉之用，因此，其兒時的夢想便是當一位畫家，可惜在傳統觀念中，對畫家都貼有窮潦之標籤，所以夢想只能埋下種子，並沒發芽開花。

在中四那年，霍先生希望提昇英語水平，有更多機會學習英語，便決定前往香港升學，半工半讀的霍先生一點

也不覺得辛苦，雖然上午上學，但下午卻能在知名雜誌《亞洲娛樂》當美術編輯，與畫作伴，畫就這樣默默地伴著他的學習之路。

畢業後，學有所成的霍先生，瞬即面臨人生的抉擇，香港大學實驗室助理、雜誌社美術編輯、澳博荷官等職位均向他招手，霍先生家中的兄弟姊妹共9人，因為爸爸不幸得了肺病，家庭負擔沉重，他顧家惦家，在家中排行第四的他，最終選擇了薪俸較高的澳博，就這樣霍先生便在博彩業馳騁了數十個寒暑。

上善若水，借畫繪情

博彩業的工作繁紛，工作一點也不簡單、不輕鬆，山水畫如沙漠中的清流，讓霍先生徜徉其中感到無比的快樂，畫畫成了他的減壓良方。在1990年，年屆48歲的他作了一個挑戰自己、突破人生的決定——重投書海，到廣州美術學院攻讀



碩士課程，主修山水畫。

“看畫知其人”，從霍先生畫作中的“大山”流露著寬宏氣度，“浩水”訴說出磅礴氣勢，恰恰反映了霍先生開放創新的人生觀。

霍先生時刻謹記父親的教誨：“年青人不要怕‘蝕底’，要宏觀看世界。”故他不斷要求自己在山水畫造詣上進步，待人謙讓不取巧，霍先生在廣州美術學院修讀研究生的日子，可用“上課學習、下課練習、工餘寫生”來形容，在內地與澳門來回往返，一邊工作一邊讀書，雖然學習路上佈滿荊棘，但霍先生從沒有想過放棄，他深信自己“不止於此”，永遠覺得自己有如一個未注滿的水瓶，力求更上一層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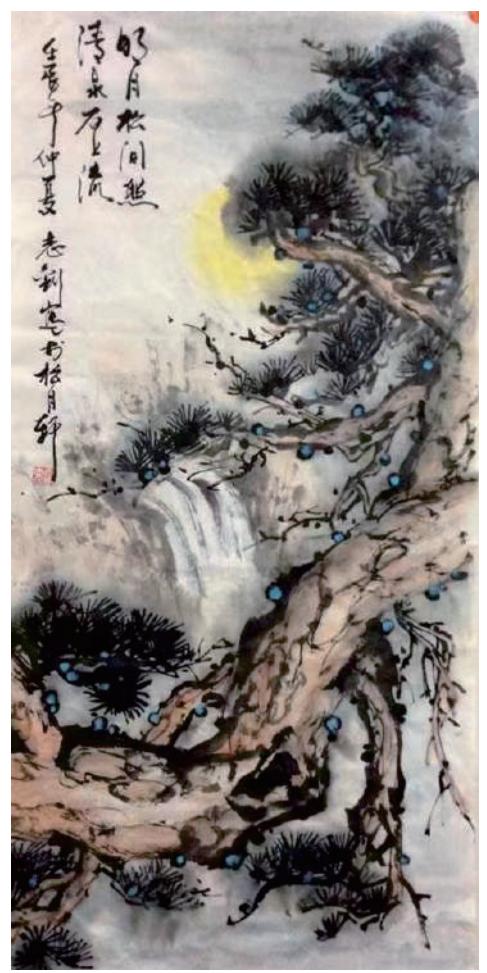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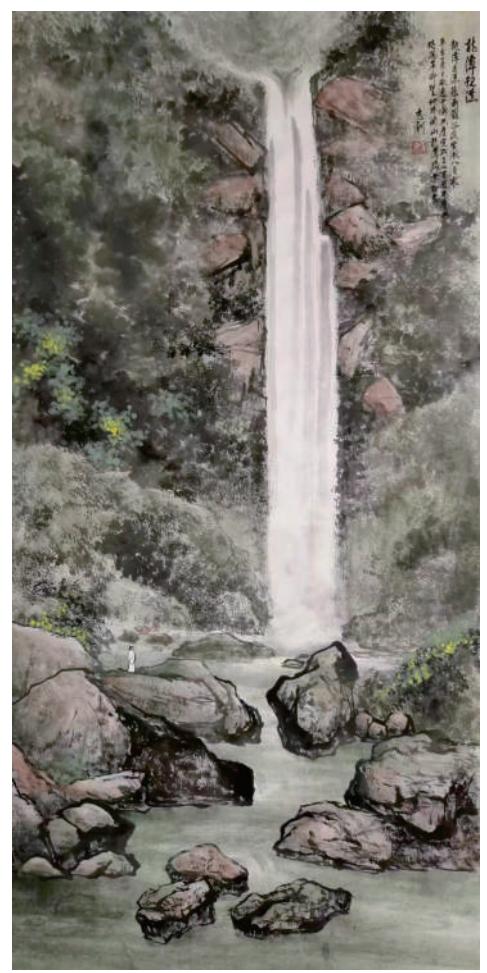
超齡博士的超群人生

“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”，貼切地形容霍先生對學問不遺餘力的追求和探索。碩士課程畢業後，霍先生心裡仍感到不足，汲汲營營地學習是其由衷之想。在十年間尋尋覓覓新的學習之路，花甲之年，報讀了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課程。

對於半途出家的霍先生而言，人類學是一嶄新且陌生的境地，他不但沒有卻步，反之勇往直前，自學半年，博覽群書，成功通過筆試，而能進入英語面試階段者均為英才，且有一共通點：年齡都在而立之年，約三十歲而已，



霍先生較他們年長一倍，考官問及霍先生：你年事已高，攻讀博士學位絕非易事，你不怕辛苦嗎？霍先生堅定地說：求學不畏苦，我是真心想學，真誠地求知識、求學問的，此語鏗鏘有力，落地有聲，感動各考官，霍先生終如願成為了超齡博士，再次超越自我。



吃白粥、包子，睡木板床，放滿書在行李箱，每逢周五下班時，他便拖著沉甸甸的行李箱往中山大學上課，這樣風雨不改往返穗澳整整三年，霍先生刻苦的求學精神，讓人肅然起敬；在博士論文開題中，倘若霍先生撰寫《博彩人類學》駕輕就熟，一切均手到拿來，但他卻捨易取難，撰寫《澳門土生葡人文化》，因為他深知文化領域才是其終點站，霍先生突破的創新精神，讓人欽佩不已。回憶起與年青同學一起促膝而坐中山大學的草地上，談古知今、討論學問、交流卓見，霍先生眼中閃閃發亮，可知此定是其博士生活中最美的一幅畫卷。

馬不停蹄，永不言棄

今年79歲的霍先生心中依然懷有對學習、對生活的滿腔熱誠，全因他認為人生意義就是要保持自我的存在價值，晚年也絕不要停下腳步，仿如電池一般天天充電，珍惜每一分鐘、享受每一天，定時反省吾身，思索自己今天有否值得紀念的亮點，務求天天進步。心中坦蕩蕩，與

斤斤計較永訣，持續學習，自助求己，換位思考，便是他的養生之道，霍志釗先生是終身學習的成功典範，他勉勵時下年青人要多關心社會，待人以誠，心懷大志，永不停竭地學習，謹記你才是生命的主角，人生定必發光發亮，不負此生。

如果說霍先生人生第一高峰是戴上美院碩士帽，第二高峰是穿上中山大學的博士袍，那其人生是否已到達頂峰？躊躇滿志的霍先生斷然說未達到，他仍想去攀下一個高峰，創立自己的山水畫風格，吸納西洋畫的作法，使中西的繪畫技巧能交融昇華，增加其畫作的時代性。與此同時，繼續貢獻社會，竭力使博彩業健康地發展。霍志釗博士剛榮獲第七屆《傑出人物》獎便是其對行業貢獻的力證。

“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”，生肖屬馬的霍博士，用生命詮釋了此箴言。“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”，今天大家也可追隨著霍志釗博士的學習腳步，迎著光，起行吧！

